

● 跨世纪文丛 ●

红粉

苏 童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陈

红 粉

苏 童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0—15000

ISBN 7—5354—0631—9

1·554 定价：(覆膜)5.80 元

《跨世纪文丛》

编委会

顾问：王 蒙 洁 湜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张正平，彭慧林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编务：艾 妮 舒 琴 代 林

关于苏童

苏童，男，生于1963年1月，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过，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1984年到作至今。从1983年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钟山》杂志社编辑，中国作协会员。

苏童的小说以其浓郁的江南情调和唯美派的叙事当今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声名昭著。张艺谋根据苏《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提名，更使苏童一时成为国内外各种传媒关注的热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相信，苏童必会在读者中获取与学界卓著的声誉相应的了解和支持。

《红粉》是作者自选的一部中篇集。这部集子，“大胆的充满奇思异想的”数年前的作品，也有他“猜、苦思冥想”的近期佳构。读者可从中一窥苏童创作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命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的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的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来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进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红 粉	(1)
妇女生活	(45)
南方的堕落	(89)
舒 农	(121)
你好，养蜂人.....	(160)
平静如水.....	(193)
已婚男人杨泊.....	(232)
离婚指南.....	(260)
怎么回事（代跋）	苏 童 (306)
附录：苏童主要作品.....	(308)

红 粉

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除此之外，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他们象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

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她倚着门，弯腰把长统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捋。后面的是小萼，她明显是刚刚睡醒，披头散发的，眼圈下有一道黑圈。秋仪拉着小萼的手走到烧饼摊前，摊主说，秋小姐，今天还吃不吃烧饼了？秋仪说，吃，怎么不吃？她随手拿了两块，递了一块给小萼。小萼朝卡车上的人望着，她说，我不想吃，我们得上去了。秋仪仍然站着，慢慢地从钱包里找零钱，最后她把烧饼咬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朝卡车前进，秋仪说，怎么不想吃？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

等到她们爬上车时，卡车已经嗡嗡地发动了。车上一共载了十五六个妓女，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只皮箱和包裹。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小萼说，刚才忘收

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雨。秋仪说，别管那么多了，去了那儿让不让回来还不知道呢？小萼黯然地低下头，她说，把我们拉到底干什么？秋仪说，说是检查性病，随便吧，反正我也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

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一些熟悉的饭店、舞厅和烟馆赌场呼喇喇地闪过去。妓女们心事重重，没有人想对她们的未来发表一点见解。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出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街道对面的一所小学操场上，许多孩子在练习欢庆锣鼓，而大隆机器厂的游行队伍正好迎面过来，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嬉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猪猡！妓女们朝车下骂。直到这时气氛才松弛下来，她们都挤到车挡板边上，齐声斥骂那个吐唾沫的人。但是卡车也突然加速了，拉开了妓女们与街上人群的距离，她们发现卡车正在朝城北开。秋仪看见老浦从一家茶叶店出来，上了黄包车。她就朝老浦挥手，老浦没有发现什么，秋仪又喊起来，老浦，我走啦。老浦没有听见，他的瘦长的身形越缩越小，秋仪只记得老浦那天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着一顶礼帽。

临时医院设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圆形拱门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见不规则的弹洞，穿着白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台阶上出出进进。有个军官站在楼梯上大声喊，翠云坊来的人都上楼去！

翠云坊的妓女们列队在布帘外等候，里面有个女声在叫着妓女们的名字，她说，一个一个来，别着急。秋仪扑哧一笑，她

说，谁着急了？又不是排队买猪蹄膀。妓女们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恶心，好象劊猪一样的。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他说，不准胡说八道，这是为你们好。他的神态很威严，妓女们一下就噤声不语了。

很快叫到了小萼。小萼站着不动，她的神情始终恍恍惚惚的。秋仪搔了她一把，叫你进去呢。小萼就势抓住秋仪的手不放，她说，我怕，要不我俩一起进去。秋仪说，你怕什么？你又没染上什么脏病，让他们检查好了，不就是脱一下吗？小萼的嘴唇哆嗦着，好象快哭出来了。秋仪跺了跺脚说，没出息的货，那我就陪你进去吧。

小萼蜷缩在床上，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酒精的气味。女军医的脸捂在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细长的眼睛。她等着小萼自己动手，但小萼紧紧捂着内裤，她说，我没病，我不要检查。女军医说，都要检查，不管你有病没病。小萼又说，我身上正来着呢，多不方便。女军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麻烦？那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过来。这时候小萼听见那边的秋仪很响地放了一个屁。她朝那边看看，秋仪朝她挤了挤眼睛。那边的女军医尖声叫了句讨厌。秋仪翻了个身说，难道屁也不让放了吗？胀死了谁负责？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布帘外面的人也一齐笑起来，紧接着响起那个年轻军官的声音，不准嘻嘻哈哈，你们以为这是窑子吗？

其他楼里有几个女孩被扣留了，她们坐在一张条椅上，等候处理，有人在嘤嘤哭泣，一个叫瑞凤的女孩专心致志地啃着指甲，然后把指甲屑吐在地上。她们被查明染上了病，而另外的妓女们开始陆续走下教堂的台阶。

秋仪和小萼挽着手走。小萼的脸苍白无比，她环顾着教堂的破败建筑，掏出手绢擦拭着额角，然后又擦脖颈、手臂和腿。

小蓓说，我觉得我身上脏透了。秋仪说，你知道吗？我那个屁是有意放的，我心里憋足了气。小蓓说，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哪里去？秋仪叹了口气说，谁知道？听说要让我们去做工。我倒是不怕，我担心你吃不了那个苦。小蓓摇了摇头，我也不怕，我就是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心里发慌。

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她说，这下完了，他们不让回翠云坊了。小蓓说，那怎么办？我还没收拾东西呢。秋仪轻声说，我们躲一躲再说。秋仪拉着小蓓悄悄转到了小木房的后面。小木房后面也许是士兵们解决大小便的地方，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呛得她们捂住了鼻子。她们没有注意到茅草丛里蹲着一个士兵，士兵只有十八九岁，长着红润的圆脸，他一手拉裤子，一手用步枪指着秋仪和小蓓，小蓓吓得尖叫了一声。她们只好走出去，押车的军官高声喊着，快点快点，你们两个快点上车。

秋仪和小蓓重新站到了卡车上。秋仪开始咒骂不迭，她对押车的军官喊，要杀人吗，要杀人也该打个招呼，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弄到哪里去？军官不动声色地说，你喊什么，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们送到劳动训练营去。秋仪跺着脚说，可是我什么也没带，一文钱也没有，三角裤也没有换的，你让我怎么办？军官说，你什么也不用带，到了那里每人都配给一套生活必需品。秋仪说，谁要你们的東西，我要带上我自己的，金银首饰，旗袍丝袜，还有月经带，你们会给我吗？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他说，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

小蓓紧紧捏住秋仪的手，她说，你别说了，我求求你别再说了。秋仪说我不信他敢开枪。小蓓呜咽起来，她说都到这一步

田地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横竖是一刀，随它去吧。远远地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上，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午风中款款飘动。车上的女孩们突然意识到卡车将把她们抛出熟稔而繁华的城市，有人开始嚎啕大哭。长官，让我们回去！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而年轻的军官挺直腰板站在一侧，面孔铁板，丝毫不为所动。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并且夹杂着一种浓重的蒜臭味。

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秋仪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纵身一跃，跳出了卡车，小萼看见秋仪的身体在城门砖墙上蹭了一下，又弹回到地上。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车上响起一片尖叫声。小萼惊呆了，紧接着的反应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别开枪，放了她吧。小萼这样喊着，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年轻军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枪，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

1950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涉足的第二个地方。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周围有几株桃树。当他们抵达的时候，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

四面都是平缓逶迤的山坡，有一条土路通往山外，开阔地上没有铁丝网，但是路口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哨楼，士兵就站在哨楼上望营房的动静。瑞凤一来就告诉别人，她以前来过这里，那会儿是日本兵的营房。小萼说，你来这里干什么？瑞凤咬著指甲说，陪他们睡觉呀，我能干啥？

宿舍里没有床，只有一条用砖砌成的大统铺。军官命令妓女们自由选择，六个人睡一条铺。瑞凤对小萼说，我们挨着睡吧。小萼坐在铺上，看着土墙上斑驳的水渍和蜘蛛网，半晌说不出话。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

在训练营的第一夜，妓女们夜不成寐。铺上有许多跳蚤和虱子，墙洞里的老鼠不时地跳上妓女们的脸，宿舍里的尖叫和咒骂声响成一片。瑞凤说，这他妈哪是人呆的地方？有人接茬说，本来就没把你当人看，没有一枪崩了就算便宜你了。瑞凤又说，让我们来干什么，陪人睡觉吗？妓女们笑起来，都说瑞凤糊涂透顶。半夜里有人对巡夜的哨兵喊，睡不着呀，给一片安眠药吧！哨兵离得远远地站着，他恶声恶气地说，让你们闹，明天就让你们干活去。你们以为上这儿来享福吗，让你们来是劳动改造脱胎换骨的。睡不着？睡不着就别睡！

改造是什么意思？瑞凤问小萼。

我不懂。小萼摇了摇头，我也不想弄懂。

什么意思？就是不让你卖了。有个妓女嘻嘻地笑着说。让你做工，让你忘掉男人，以后再也不敢去拉客。

到了凌晨时候，小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这期间她连续做了好几个恶梦。直到后来妓女们一个个地坐到尿桶上去，那些声音把她惊醒了。小萼的身体非常疲乏，好象散了架。她靠在墙上，侧脸看着窗外。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枝上的桃花蕊里还凝结着露珠。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这时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小萼打了个冷颤，她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秋仪回到喜红楼时天已经黑透了。门口的灯笼摘掉了，秋仪站在黑暗中拢了拢零乱的头发。楼门紧闭着，里面隐约传来搓麻将牌的声音。秋仪敲了很久，鸨母才出来开门，她很吃惊地说，怎么放你回来了？秋仪也不答话，径直朝里走，鸨母跟在后面说，你是逃回来的？你要是逃回来的可不行，他们明天肯定还要上门，现在外面风声很紧。秋仪冷笑了一声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不过是回来取我的东西。鸨母说，取什么东西？你的首饰还有细软刚才都被当兵的没收了。秋仪噤噤地爬上楼梯，她说，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吞了我的东西就不怕天打雷劈？

房间里凌乱不堪，秋仪找她的首饰盒果然找不到了，她就冲到客厅里，对打麻将的四个人说，怎么，现在就开始把我的首饰当筹码了？鸨母仍然在摸牌，她说，秋仪你说话也太过分，这么多年我待你象亲生女，我会吞你的血汗钱吗？秋仪不屑地一笑，她说，那会儿你指望我赚钱，现在树倒猢狲散，谁还不知道谁呀？鸨母沉下脸说，你不相信可以去找，我没精神跟你吵架。秋仪说，我也没精神，不过我这人不是好欺的主，什么事我都敢干。鸨母厉声说，你想怎么样？秋仪抱着臂绕着麻将桌走了一圈，突然说，点一把火最简单了，省得我再看见这个臭烘烘的破窑子。鸨母也冷笑了一声，她说，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你就不怕我喊人挖了你的小×喂狗吃。秋仪说，我怕什么，我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

秋仪奔下楼去，她从墙上撕下一张画就到炉膛里去引火，打麻将的人全跑过来拉扯秋仪的手，秋仪拼命地挥着那卷火苗喊，烧了，烧了，干脆把这窑子烧光，大家都别过了。拉她的人说，秋仪你疯了吗？秋仪说，我是疯了，我十六岁进窑子就疯了。楼下正乱作一团时，鸨母从楼梯上扔下一个小包裹，鸨母气急败

坏地说，都在里面了，拿着滚蛋吧，滚吧。

后来秋仪夹着小包裹走出了翠云坊。夜已经深了，街上静寂无人。秋仪走到街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袭上心头。回头看看喜红楼，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她很为小萼的境况担忧，但是秋仪无疑顾不上许多了。短短几日内物是人非，女孩都被永远地逐出了翠云坊。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秋仪辨认了一下方向。她决定去城北寻找老浦，不管怎么样，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第一个人选。

老浦住在电力公司的单身公寓里。秋仪到那里时守门人刚刚打开铁门。守门人告诉秋仪说，老浦不在，老浦经常夜不归宿。秋仪说，没关系，我上楼去等他。秋仪想她其实比守门人更了解老浦。

秋仪站在老浦的房间前，耐心地等候。公寓里的单身职员们陆续拿着毛巾和茶杯走进盥洗间。有人站在水池前回头仔细地看秋仪的脸，然后说，好象是翠云坊来的。秋仪只当没听见，她掏出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心里猜测着老浦的去向。老浦也许去茶楼喝早茶了，也许搭上了别的楼里的姑娘，他属于那种最会吃喝玩乐的男人。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正等得心焦时，老浦回来了，老浦掏出钥匙打开门，一只手就把秋仪拉了进来。

没地方去了。秋仪坐到沙发上，说，解放军把翠云坊整个封了，一卡车人全部拖到山沟里，我是跳车逃跑的。

我听说了。老浦皱了皱眉头，他盯着秋仪说，那么你以后准备怎么办？

天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外面风声还紧，他们在抓人，抓去做苦工，我才不去做工。这一阵我就在你这儿躲一躲了，老浦，